

明治新刻
史記評林

卷之三十八

漢書門類			
一	二	三	號
函	一	冊	架
五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一	二	三	號
函	五	冊	架
二	九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3	
冊數	36 (24)		
函號	279	3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茅坤曰通篇以
王維楨曰序世
世有弟不殺

茅坤曰秦法以
更制師臣往
在秦書獄出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鶩索隱曰鶩音遼又鄒氏音五到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鶩將伐韓取城阜陽以下次蒙氏世功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鶩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鶩攻韓取城五年蒙鶩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鶩卒鶩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

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

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

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

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

光緒曰按李翼軒長城之役爲萬世規未足亦未爲則恬然既暴爲失也然年輕師十餘復爲百姓通復爲始皇通巡遊之千道八百里谷道不彘山里而千道八百里失此則蒙恬之失此則蒙恬之

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臨洮屬隴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宦者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

茅坤曰讀蒙恬傳以賊殺蒙恬本末此是太史公極力著意處

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噓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直抵甘泉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索隱曰並北走琅邪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

余有沙丘按蒙毅必不天還禱山謀必成之也

因屠隆曰趙高
一之胡亥忠惡
因之詞看上文
見有賊心句可

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
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
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
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
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
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
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
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下前已囚蒙恬於陽
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
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

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
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信秦之約齊王建殺
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
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
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
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
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
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
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
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
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
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

蒙恬列傳

王維慎曰大夫
指御史曲宮冀
其傳奏于王寬
救之也由此觀
楊慎曰秦亦不
終信于秦亦不
少恩哉又之證
非美此又可證

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人意矣。索隱曰蒙毅言
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
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
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
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
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
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
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
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
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
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
惡聲狼籍布於諸國劉氏云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
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徐中行曰觀
蒙氏一則名一
累先王之教辱
則曰不教若先
人自削之天此
廢人固如陳之
陳沂曰叙陳事
謂太史公云

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
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
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
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
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
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
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
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
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
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
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
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

參而明茅
咽而不敢
伍之無特
限曰為分
復成則失
本結前卒
又添出築
一段相對
以過可振
可覺過相
化之此文
妙法雙鎖
變

也起參
白引約
我劍言
何自曰
罪自白
于裁

天而此哉
久曰我固
長平之戰
降者數十
我詐而抗
是足以地
括之谷叙
然實以叙
耳趙恒日
以萬餘里
以秦絕地
已罪而為
百姓力不
恬地之說
知秦之當
永矣

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築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察於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

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一句結束自思餘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入是僭。呼天欲訴。三代良然。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



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倫合取容
答亞季斯此其所以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
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尙從則趙高李斯廢施耶
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以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吳興凌雅隆輯核
溫陵李光緒增補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河之心
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謀長沙既
曰令終趙王亦謂善
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其少時及

魏公子母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

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命地理志外黃陳留外黃
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陳留外黃

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去抵

父客曰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父客素知張耳乃

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

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

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

茅坤曰此篇以
張耳陳餘之交
為精神眼目故
敘其始末為類
敘其後瑕與相
殺處更工
按東坡贈王
定國詩云西
來故父客本
此丁曰卒為
請決乃父客為
之請有誤云
父客者婦

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必客也疑術必客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遠去何抵父且女與凡賢夫必卒為請決同卒父為請云者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箒妾是也秦購求二人金有寡此後成敗之別也皆非此語約言曰二人論不待他日成敗論之也

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陘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答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

卒敗死高富而耳事漢高富孫壽偶然能忍小非偶然能忍小耻小忍欲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瓊瓊者較乎曰陳餘此王不封國大計能于發怒哉卒以不發怒哉卒以輕性定故也張耳亦定故也張耳遠宜哉王傳久王維楨曰二人涉不見耳高惜陳余有丁曰按此首事第一妙策

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更別求也陳涉起蕪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隕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按漢書註解謂離散其心也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實反音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鄆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

按師古云張大楚王陳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于陳也

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取

光緒曰：賀士
謂張常說之
者即以容大魚
郭君海大魚

按范陽少年
未必有是謀
也通假之令
復假之通令
武信之雄裁

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
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
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
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
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
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
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截。李奇曰：入肘腋。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傳。
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
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
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
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
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

武君信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
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謀。可不攻而降
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
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
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
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
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
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
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
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
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

凌約言曰怨陳
王不用其策不
以為將連四五
証此敘事之妙

董份曰又不
者言陳王私其
兄弟以爲欲立
趙後則不如兄
弟也
余有丁曰此語
爲免禍陳王且
即其兄弟或趙
後不子武臣也

董份曰按房君
諫王賀趙封齊
其說高祖有齊
不然而高祖之
意應者高祖之
度足以智不足
陳王之智不足
以服兩人故也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傳

四

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蘇林曰。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在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憂。瓊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

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靨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趙王乃九月也。趙王聞出。爲燕軍所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傳

四

董份曰養卒奇
甚太史公載之
亦備至其御而
歸想見其時亦
爲稱快

接所養卒乃
求歸趙王未
逆之欲入資
萌說然人縱
其必不國然英
未謀國然英
雄實不國然英
能故其不國然英
以而卒歸說得
行如所云趙
光緒曰趙公也

子微服過宋
門者難而馬
曰操筆之其
門者出之出
謂公楚子趙
楚歸趙王皆
一之歸趙王
智不臨事者
無慎曰可及
奇又此養卒
又又秦趙甚
何後一也石漢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傳 五

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
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也。廝，章昭曰：析，薪也。廝，炊烹也。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輦。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也。○索隱曰：杖音。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丈筆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

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傳 五

按客說張耳
立趙後即耳
餘勸陳涉立
六國後也蓋
欲激天下以
攻秦須當首
天下以倡義

王維楨曰以上
並摹寫耳餘
人之交所以
指悉共所為
殺處本末相

黃震曰初耳
號列頸交後
如其說云必
茅坤曰動秦
之振懼是時
久矣當是軍
邯鄲離角其
相為騎角之
張而諸侯之
壁其前且張
不敵子父之
難亦從代來
趨觀望其間
嚮非項羽之

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取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鎡反。立為趙王。居信都。羽徐廣曰。後項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

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懸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音釋。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懸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

兵數十萬而破
釜沈舟以督其
鉅鹿之圍與否
未解趙之圍也
可乎哉以過餘

茅坤曰項羽之
戰此處獨詳餘
所以不處肯為
救之欲處為前
篇之只欲處為
獨人之交故精
秦軍餘澤之沒
欺天不耳信而
其數問之刻頸
哉其為刻頸交

王鑿曰詳先
負陳餘張耳先
唐順之曰張耳
携之快未必不
告之快未必不
釋之快未必不
則過矣夫卒以
相刻之矣夫卒
則過矣夫卒以
相刻之矣夫卒

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
懸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
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
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
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
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
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
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懸陳
澤所在陳餘怒曰張懸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
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
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索隱曰望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秦重則難也或云重惜也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
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
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取其廳下而陳餘還亦
望張耳不讓正義曰音陳餘如廁還遂趨出張耳
遂取其兵陳餘獨與廳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
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
立諸侯王張耳雅游章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章昭云雅素然素亦
故多為人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
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

史記卷八十一 秦本紀第十一

茅坤曰楚之
諸侯不逞而
張耳陳餘及
陳餘之客指
張耳以兩指
深于生太史
故也精神處
點綴精矣

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即以南皮旁三縣，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侯說田榮曰：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下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

甘王世貞曰張
耳富貴數世多
於公力不然而
江共斃對泣烏

疆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疆盛，又為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

王維楨曰按高祖二號作史者退
祖號之耳高祖
諡馬光曰高祖
稱以失國使高祖
驕以亡國使高祖
狠以逆者高祖
高謀也張祖
之過也高祖
亡國者高祖
罪也高祖

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
經。徐廣曰。三斬陳餘。泝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泝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贊皇縣界。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嗣案。漢書四年夏。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敖嗣立為趙王。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晉。甚。慢。易。之。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貫高趙午等數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潏。潏。之。曰。案。潏。虞。音。鈕。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

董份曰。教所以
得復力。然此念
高切。自足以動
誠神也。高祖字
皆誤也。高祖字
又曰。漢初。人質
直而勇壯。如此
光緒曰。獨身
坐耳。獨怒。馬
獨吾。獨為。之
獨吾。獨為。之
四獨。吾。為。之
具見。貫。象。義
不辱。本。置。下
接正。氣。象。下
亦有。廁。字。下

夫天下豪傑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
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醫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醫。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以。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洩。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索隱曰。謂。於。栢。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二。里。即。高。祖。宿。處。也。要之。置。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核。壁。中。謂。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廁。者。隱。廁。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憫。

田汝成曰貫高
首謀又其怨家
所告詔書并膠
致與王詣長安
者高也乃言與
鉗孟舒等自那
鉗從來何那

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擗亦刺也。漢書作刺。燕張晏云。燕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

董份曰。復與仰
視與勞苦問答
歷歷如目前

楊慎曰。語側千
古繼楨曰。貫高
王之義不背君高
皆難事。不戮忠
字陳懿典曰。然
字下又著泄公

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璜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鞭。關案。章昭曰。與如。今與。牀人與。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笱音峻。笱者。竹篋。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笱。郭璞。三蒼注云。復。鞞。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趙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曰三字蓋既然
之及言所以赦
貫高之故此與
尤漢曰此與田
相類使者詞意

唐順之曰寫貫
高始終如畫

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
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趙
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
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
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脰。咽也。○
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下。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
已出。以下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
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尙配也。易得尙。於。是。上。賢。張。王
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
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
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
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三。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

及一作乃漢
書同

劉辰翁曰。豈顧
問哉。豈待回
顧哉。問按四相
王章曰。漢書去
相慕用意。相失

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
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
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
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
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
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
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
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
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諸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
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王維積曰太伯
延陵始終以信
不為蛇足至也
史曰蓋之蓋謂
古人較之豈非
是矣哉句文弱
而贊矣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

道交君有勢則從吾無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
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未成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吳興凌雅陸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唐順之曰此文
簡直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審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

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

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

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

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今天下共畔秦。其義

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

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

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章邯已破陳王。乃進

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城在淄州高魏王乃

劉辰翁曰方亂
時乃有議千乘
却齊趙者絕其
如周市者惜然
福不知及不籍
豈不視籍然

魏豹彭越列傳

那實曰魏谷于
身與民可謂兩
全之矣全民以
生非身以死雖
以剛正也不可

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
隨市救魏宗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
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谷為其民約降約定谷
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
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下章邯豹下魏
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
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
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
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
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
即絕河津畔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
擊謂鄼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

楊循吉曰豹語
似慷慨然高
帝亦切當庸人
耳

封若鄼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
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
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
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
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
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
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
里十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
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按師古云兩
龍謂秦與陳
勝

凌約言曰雖起
羣盜亦無一語
相服雖無一語
次第具見矣

陳懿典曰此
與穰苴之斬
實係武之斬
續事同

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後期者斬。索隱曰。且日出。謂明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曰。碭音唐郎。反。宋州碭叩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初。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

茅坤曰漢職地
羽故以分王魏
而豹於河西也
王乘彭越之請
故魏也而拜之
平魏相國以狗
爲魏相國以狗
梁地

凌約言曰最是
得處在漢楚
對壘時越爲游
兵擊楚足稱奇

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楚。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四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阜汜。河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正義曰。

茅坤曰彭越與
楚兵共相狂於
梁而楚亦疲而
力分

按留侯所言
誠大計也然
二人族滅已
根于此

曰爲于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是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
給漢王食漢王敗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

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
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

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
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

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
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
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

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傳音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毫泗徐淮北之地東

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
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
人二人今可致卽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

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
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

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
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

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兵詣
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
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
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
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

黃震曰彭越有
大疑問掩捕論
以遷蜀詐使人
罪又族使之何
呂氏反族之何
告其反族之何
忍哉反族之何
按功越即有罪
尤宜從輕罪
非呂其罪一惟
以呂高常其言
寡之恩然不帝
征兵越亦不帝
至則贊矣太有
史公假贊韓信
曰謙讓可以學
道謙讓可以學
之比周召於越
也之徒愚於越

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
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是反形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
是反形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
文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邛。瓚說爲是也。西至鄭。
曰：地理志云：鄭屬京。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
兆。○正義曰：華州。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
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唯季反。不如遂
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
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
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

不可解看血乘
勝日則有聞身
已爲王彼時如
此下語最字句
力處意謂其學
讀聞曰諛其名
董份勝功名不
血乘勝功名不
天以下而反不
死欲以甘囚虜
志不曰太有也
刑自見耳故如
此委曲致意如

曰：言魏地濶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廣徐
猶踐也。然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
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蒞臨。何
傷。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
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
蒸龍變。又怪其故亮。以此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字不可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蘇布列傳第三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蘇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安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

姓英英國名也。答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蘇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蘇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蘇谷絲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蘇也。

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蘇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暹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刑竟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

高允後魏書云魏命陶係常嘆曰其命英至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雖入而刑之世餘費况凡人能無谷按師古云論輸麗山謂有罪論決而輸也

劉冠翁曰曰布
嘗冠軍曰常為
軍鋒曰楚兵常
勝功冠諸侯以
布數以少敗衆
也皆于叙事中
提撥其功

布故與番君婚案
廼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
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
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
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
氏世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
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
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
陽君正義曰南郡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
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
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
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

茅坤曰羽之敗
秦兵由布先渡
河嘗之故也

軍鋒今本漢
書作前鋒索
隱可疑

王維禎曰即聽
項王謀義帝罪
已可族况又多
秦坑卒衆多乎

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
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
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
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
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又使布等夜擊坑
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
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問音閑關謂私
道也猶若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
反間之義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
作楚軍前鋒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
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

史記卷九十一

七

凌約言曰曰不
敢往既極狀布
之順強方寫出
項所以不擊布
之故何等次第

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今郴州有。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漢書音義曰。請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索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

董份曰言惟其
以楚強漢弱故
何說王以楚使
欲使王知楚不
如形使知楚不
按師也古云質
之也言伏于質
之也言斧斬

茅坤曰北而先
臣事之三句下
擊布之破事下

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築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宣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

史記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第十一

按師古云垂拱而坐觀成
拱動也觀成
搖動也觀成
取也觀成
李廷機曰蓋
貪之餽士難得
懷道以死尤
矜利以死尤
漢成以之者
足成以之者
地以封其心
足以移其志
招不以其所
得者發兵不
欲其辭能楚
當不待辭亦
矣之雄何策

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
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
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
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
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
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脊楚者以漢為
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曰負
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
恃戰勝自彊漢王取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
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索隱曰微謂邊境亭部以微繞
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
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

論屠隆曰通篇
楚為強以辨漢
弱楚為強以辨漢
全則何分強背
留則何分強背
背則何分強背
計耳然布不
南本為使不
按何之使不
一總句楚不
漢鍵為以議
漢鍵為以議

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
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
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特一作
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
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
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
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
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臣進愚計
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

史記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愚計首尾相
凌約言曰觀
說詞與其行
絕是戰國說
風度

茅坤曰折之
以非望之禮
以屠隆曰布
據九江之地
以養其全力
制楚漢之命

楚漢之重輕視
已此天下去就
也漢之謀臣以
為不取布無以
盛楚而利其命
故臣厚利攻而
城以將之勞居
奉以王者之居
裂千之厚地矣
凡漢之欲懸取
以天下之懸重
勢歸于已也故
曰高祖知大計

其從官以悅
其心權道也
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
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
腐敗之物不在任用也彭越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
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
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

史記卷九十一 淮南王傳

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
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
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可下遂殺楚使者無
使歸而疾走漢并力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
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
州陽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
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
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
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王恐其自尊大故
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

史記卷九十一 淮南王傳

四

茅坤曰漢之封
功臣過制所以
多亂

王維楨曰布禍
自姬始色變之
爲患如此

王世貞曰漢
皆反之典封列
侯爲過盛韓信
彭越皆呂后使
人告之也而彭
越舍人傳不載

姓名其人亦不
封告侯者樂說
封慎陽侯至孫
五十一而始弄
買絕之英布者
貴赫封期九矣
無後按告彭越
舍人當是帝後
不知是呂后使
不封而演陽故
未乃爾也天道
未有知也似

史記卷九十一

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
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
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
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
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
衆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
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
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遺從姬。
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
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

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
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
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徵。淮南
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
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
廼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
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
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
河是也。○索隱曰。尙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

史記卷九十一

凌約言曰布先
因信誅而心恐
後因越醢而大
疑禍及身深知
公之叙事者太
公自叙其無慮

茅坤曰愚以
假令傳檄燕趙
當是時盧綰王
燕張敖王趙漢
方定天下而漢
姓諸侯王之屬
齊濟以布豈能
牙錯也布豈能
爲功乎

田汝成曰令尹
知布之必反者
謂其有出下計
公料其無慮者
謂其無慮者

史記卷九十一

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
人也同耳使文相避也。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
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
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
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廬城也。西
取楚正義曰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
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廣故。
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曰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

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桓譚新論

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碁乎
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道。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要以爭
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作。以
自生。於小地。然亦不必。如察薛公之旨。上計云。取吳。楚。并。魏。塞。并。齊。
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
據。敖。倉。此。越。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魯。
越。此。守。邊。隅。作。野。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
○索隱曰。野音鳥。封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
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
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
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
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
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

史記卷九十一 陳彭越張敖傳

此論禍之與自
愛姬殖是謂之
反在赫上變之
後也然聚兵候
伺乃方獵見醢
之曰矣人臣將
疑焉誅布反何

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
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下賁
得與其媚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
雄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
妄楚頻然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責赫見毀卒致無

黃震曰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為軍鋒得國
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滅楚垓下
王淮南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姬啓覺竟以反誅愚
謂臣服者比也群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雌雄未
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
此心不能一日安其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
微危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為不可及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終

